

在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問題座談会上

关于建筑艺术部份的发言

建筑工程部和中国建筑学会于5月18日至6月4日在上海联合召开了“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問題座談会”。座談会用了4天的時間討論住宅的标准問題，其余的時間都用于討論建筑艺术問題。关于住宅标准問題将由“建筑设计”报道。

解放以来，广大的建筑设计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思想水平、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在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方面，完成了巨大的建設任务，也出现了不少为大宅所喜爱的建筑物。但如何在建筑艺术上反映伟大时代、形成社会主义新風格，則还在探討之中。座談会上出席人員一致認為目前就建筑艺术問題进行討論是适时的、是符合大家要求的。会上，大家就建筑理論中的一些基本問題，如构成建筑的基本要素——功能、材料、結構、艺术形象及其相互之間的关系，建筑中形式与內容的問題，傳統与革新的問題，进行了广泛的討論。討論中并研究了社会主义建筑的特点，对资本主义建筑及各种学派进行了分析批判。对設計工作如何走群众路綫，介绍了心得体会，交換了意見。会上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除小組討論外，有三十余位同志在大会上发言，最后由刘秀峰部長講話。

本学报从这一期起，将陸續选择发表一部分大会发言，刘秀峰部長的講話将在下一期刊載。座談会的全部資料將匯編專刊，另行出版。希望各地的建筑工作者广泛組織討論，展开一个学术討論的高潮，在創作上形成百花齐放，在学术上形成百家爭鳴。

从“适用、經濟、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談到傳統与革新

梁思成（6月2日发言）

关于建筑的艺术問題，方面是很多的。自从Vitruvius写了他那十卷关于建筑的名著以来，将近两千年了，人們对于建筑的理解，特别是关于建筑的艺术，就如同哲学和文艺理論一样，从来没有停止过爭辯。即使在今天，在我們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的思想指导下，在共同一致的目的下，还是存在着分歧的意見。因此，我們这样的討論，今后还要長期地繼續下去。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之改善，生产力之提高，新材料、新技术之发明和使用，社会将不断地向建筑和建筑师提出新的要求，因而提出新的問題，又需要討論、解决。尽管如此，在一定的时期中，在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条件下，我們建筑工作者，特别是設計人員，通过探討、辯論，取得比較一致的認識，对于我們的工作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

問題既然是这样多，这样談不完，所以我就想只談談其中少数个別的問題。我感觉到同志們對我最关心的，大概是我对于傳統与革新的看法。因此，我今天就重点地談談这个問題。

（一）

但在談之先，我还想通过我对“适用、經濟、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針的理

基本認識。

从古以来，无数的建筑理論家就千千万万次重复地講着建筑的三要素是“适用，坚固，美观”。在人类历史遗产中，我們的确也可以找到大量具备这三要素的建筑物。1953年我們的党中央提出了“适用、經濟、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針。这是建筑理論上一个偉大的創造。在这簡單扼要的十四个字里，它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第一次指出了建筑物中几个因素的辯証的关系。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經濟”两个字里，它就体现了我們建筑的社会主义因素。过去的建筑理論家所講的“建筑”大多数談的是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階級和神权服务的宮殿、府第、衙署、教堂、庙宇以及其他公共建筑。当然他們也注意經濟的問題。但是从他們看来，經濟只是业主的錢包問題。对資本家來說，經濟就是利潤問題而已。假使要給資本主义的建筑歸納出一个原則，那就是：“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条件下注意适用、美观”。我想一般的說来，这个概括是符合事实的。

社会主义建筑事业的特征之一是为了滿足广大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規模巨大的建設。建筑事业成了全民的事业。我們的經濟問題和旧社会统治階級的經濟有着本質上的区别。它突出地占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适用、經濟、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

观”所体现的正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建設方針。六年来，特别是从1955年批判了复古主义和鋪張浪費以来，我們广大建筑工作者，其中包括建筑设计人員，对这个正确方針之貫徹已經做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很多位同志在发言中都提到了“适用，經濟，美观”的辯証的统一。这当然是无可置辯的真理。但是我同时还体会到党的方針的提法本身就是一种辯証的提法，是一种政治性的提法。它是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的。从立場、观点、方法上来看，它和过去两千年来无数理論家所提的“三要素”的提法是有着本質上的区别的。我想我們若是这样去进一步体会党的方針的提法所包含的深刻用意，對我們更好地貫徹这一方針是有幫助的。

我說这个方針的提法本身是辯証的。这首先体现在它的次序上。我們首先是为了某項需要而进行建筑。这需要就是建筑的目的。因此首先提出的就是“适用”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建筑要求以最經濟的方法滿足广大人民对适用的要求。因此“适用”就成了“經濟”的前提。不适用的建筑物，即使造价價低也是不經濟的。我們要求的是：既适用，又經濟；既經濟，又适用。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此外，我們还要求在这既适用又經濟，既經濟又适用的条件下注意美观。假使只徵

到適用、經濟而不美觀，我們就沒有滿足廣大人民對於建築的全部要求，就是未能很好地貫徹黨的方針，未能完成黨交給我們的任務。但是，假使我們象過去一段時期那樣，脫離了適用、經濟的可能條件而片面強調美觀，那麼我們除了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和國家之外，還要對不起自己，給自己戴上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的帽子！

從這個方針的提法，我們也可以体会到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我認為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經濟”條件下所得到的“適用”，就是建築物的內容；“美觀”是我們對於由這個內容而形成的形式對我們觀感上所引起的反應的要求。這個形式是在滿足了內容的條件下所形成的形式。假使它引起我們美感的反應，那就是在適用，經濟的條件下所得到的美觀。它們是辯證地統一的。因此，黨所要求於建築形式的是與內容統一的形式：形式和內容是要統一的。很多同志都討論了建築的內容問題。也許我把問題簡單化了。我認為一個建築物的內容干脆就是它的功能；功能就是滿足生活的需要（廣義的“生活”包括生產、起居、文娛活動等等一切活動的需要）。除了滿足生活的需要而外，一座建築物還有什麼功能呢？但生活是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能夠完滿地滿足這兩方面生活需要的設計，就是一個有美好“內容”的設計。但是這還不夠，我們還要求以美好的形式把這個美好的內容表達出來。那就是在“內容”所允許或內容所要求的條件下創造美好的形式，也就是“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

有一種論點，認為只要功能結構合理，就自然而然地“美在其中矣”。這等於否定了建築的藝術性和建築師在藝術方面的一切作用。那麼，黨提出“注意美觀”就是多餘的了；只要“適用、經濟”就可以了。黨之所以指示我們要“注意美觀”，就是因為“適用、經濟”不等於“美在其中矣”。“美觀”是要“注意”的；不注意它就很可能不美觀（當然我們也不是說不“注意”就絕對沒有偶然產生美觀效果的東西）。至於怎樣“注意”法，那就必須“在可能條件下注意”。不“注意”是錯誤的；但是脫離了“可能條件”而片面誇大地“注意美觀”也是錯誤的。“功能結構合理，美在其中矣”的論點，無疑地將導致片面強調功能或結構，很有走上功能主義、結構主義的道路的危險。

不用說，我們都知道適用、經濟、美觀不是等同的，不是可以等量齊觀的，不是各占三分之一的：在不同情況下，不同條件下，三者的重要性是可以轉變的。在一些特之

殊建築中，“美觀”可能被突出地提高到重要地位，“經濟”的可能條件就可能放得比較寬些。有些建築物，例如紀念碑，“美觀”就是“適用”，因為“給人看”就是它唯一的機能。在這種情況下，美觀和適用就合而為一，而經濟就有可能被降為次要的要求了。有時我們感到何輕何重不易捉摸，那麼，我們就應該從政治上考慮，從六億人民的角度看問題；我們應該經常意識到我們的建築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是共產主義物質和文化建設中不可分割的構成部分，並且經常深入羣眾，体会羣眾對建築的要求，經常記住“全國一盤棋”。換一句話說，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就能比較正確地体会和貫徹黨的方針、方針了。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經常意識到：“適用，經濟”的標準不是固定不變的。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活和生產方式之改變，生活之改善和日益豐富，“適用”的要求就會越來越高，越來越多樣化。隨着社會財富之增長，“經濟”的水平也會不斷提高。那就是說，“可能條件”也是永遠在改變着的。在不斷改變的“可能條件下”，人們對“美觀”的要求也將不斷地改變。“美觀”的標準也將改變，要求於建築藝術也必然越來越高了。

總而言之，由於事物在不斷地發展，我們必須根據當時彼地的不同情況，恰如其份地求得“適用、經濟、美觀”的辯證的統一。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乃至一直到共產主義社會，“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仍然將是我們建設的方針。因為它不是由某一個人主觀地提出來的，而是我們的黨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得出來的原則性、指導性的方針。

以上是我對“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方針的一點体会，也是我對於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的基本出發點。同志們幾年來在工作中對黨的方針都已經有深刻的体会，並且以具體的工作證明了這點。但是由於我具體工作做得比較少，尤其因為自己的水平低，又不好好學習，因此到今天才稍微有了一點領會。特意提出來請同志們指正。

(二)

我剛才已經說過，關於建築藝術的問題既然這樣多，要談也談不完；而且，同志們也已經談得很全面、很透徹了。我要再談起來，可能有許多重複相同的話，所以也不預備再講什麼“建築概論”了。不過，我願意先提一提，除了上邊我所談關於黨的方針的体会外，總的說來，吳良鏞、汪坦兩位同志的誤

聯合發言也代表了我的基本論點，不再談了。現在，我想重點地談一談傳統與革新的問題，作為我個人這一問題上對吳良鏞同志的發言的一點補充。

過去，我們建築界曾經刮過一陣復古主義的歪風，我自己就是這一股歪風的罪魁禍首。1955年建築思想批判以後，這種偏向得到了糾正。復古主義的謬論也已經被粉碎了。在黨的關懷教育下和同志們的幫助下，我自己對承繼遺產的看法也有一些改變，我願意在這裡擺一擺，請同志們給我進一步幫助。

復古主義理論的錯誤，首先在於它把建築的形式同內容割裂開來，又把各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在各地方創造出來的各種建築形式認為是種種永恆不變的東西，可以任意套在任何內容上。這樣把一件事物看作靜止的不發展的東西的觀點是形而上學的，是唯心主義的。其次，復古主義者之所以戀戀於古建築的形式，表面上表現在他對於古代建築遺產的迷戀，對古代東西無批判地抄襲搬用。事實上，這正是他自己的階級意識、思想感情的忠實反映。由於過去的家庭出身，教育的影響，在解放後這種舊意識還根深蒂固地存留在人們的腦子裡。特別是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腦子裡，這種思想意識更是不容易清除乾淨。同我這一輩的建築師，大多數是官僚、地主、資本家的子弟。他們做學生的時期所受的建築教育大多數是以巴黎藝術學院為中心的折衷主義的教育。這一種折衷主義的建築是15世紀文藝復興開始以來，隨着資本主義的興起沒落而發展到一個沒落階段的建築流派。折衷主義者把建築的形式和內容完全割裂開來，隨着業主的愛好把任何一種古代的形式生吞活剝地套用或是把若干種古代的的形式七拼八湊在一起，貼在建築物的外表上。每一個建築師一般的都熟悉若干種建築風格和特征，猶之乎一位大師傅會做各種中西大菜一樣。顧客要吃法國大菜，他就可以開出法國大菜來；顧客要吃俄式大菜，他也会開俄國菜。業主要一個高直式，他就會把建築用高直的风格打扮起來；業主要法國的文藝復興，他也会遵照他的願望去做。在1930年代前後，在南京曾經盛行了一陣“宮殿式”的建築，事實上就是在當時建築師的“菜單”里添了一項“滿漢全席”而已。

解放以後，一部分的建築師看不見社會起了本質的變化，看不見國家當時的經濟情況，還是靜止地看待一切事物。他們錯誤地理解了甚至歪曲了毛主席所提出的“民族的內容，新民主主義的內容”的文藝方針，並且錯誤地學習蘇聯，又把他們“菜單子”里的

“滿漢全席”端了出来，想把它塞給人民，并且說它就是“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內容”。当然，人民是不接受的。这些建筑师“菜單”里，不但有中国的古建筑以及西方的古建筑，同时还有西方的所謂現代建筑。所以复古主义被批判之后，他們又把“菜單子”里的其他“大菜”开出来。无论是这一种或是那一种，人民都不接受。建筑师就陷入了苦悶的境界。搞到他們又怕大屋頂，又怕西洋古典，又怕方盒子，真是左右为难。其所以如此，正是由于他們把建筑的形式同內容割裂开来，單純从形式出发；而所謂形式，又仅仅是許多框框。換一句話說，他們已經是各种形式的奴隶，他們已經被这些框框束縛住了。当然在这期間也有些建筑师并不如此，但这是一般的情况。

1958年党号召我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我們敢想、敢說、敢干。干部放下了。我們貫徹了洋土并举，大中小相結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結合了。广大人民的創造性發揮出来了。在党的领导下，許多尖端技术和科学有了飞跃的发展；土專家們創造了奇迹。这一切对于建筑师思想的解放、迷信的破除、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們建筑工作中，北京的国庆工程給了我們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在这些工程里我們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是在交代任务的时候，党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些建筑是为政治服务的，并且提出了要六亿人民共同設計；同时党还要求我們在建筑中要表現民族风格。过去許多建筑师对于“民族形式”这四个字連提也不敢提一声，現在就感觉到肚子大了些。但是什么是民族风格，建筑师們还在彼此你問我，我問你。当然，有些人又馬上会想到斗拱、雀替、大屋頂；更多的人对这种看法并不同意。正是由于党号召我們六亿人民共同設計，所以这个問題很快就得到明朗化了。設計人員走了羣众路綫，其中特别是青年建筑师和高等学校的学生們，他們从建筑的功能一直到建筑的形式都深入羣众，了解羣众对使用上的需要、在形象上的喜爱。我們可以說是初步摸到了門儿了。从羣众的要求中，我們可以理解到羣众是一致要求建筑具有民族风格的。但是我們也可以理解到羣众所要求的民族风格并不是古建筑的翻板。对于不同的建筑他們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在天安門前他們就不要大屋頂，但是在美術館上他們又要。这說明羣众是按照建筑的內容而要求不同的形式的。

也許有人会問：国庆工程所表現的民族风格和过去的折衷主义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們可以概括地說，折衷主义和我們的民族风

格主要的不同是在思想內容上的不同，在本質上的不同。折衷主义是把古代遗产抄襲搬用，拼拼凑凑；而我們是承繼并且发展古代的优良傳統。傳統和革新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其中主要的一面是革新。我們不是抄襲搬用，而是批判地吸收，是在傳統的基础上革新。在革新的过程中、旧的有所破，新的有所立。在破与立的过程中新的就产生出来了。在这些国庆工程中、我們所看到的民族风格的表现很少是能够在古建筑里边找到完全一样的东西的。但这也不等于說我們在一定情况下，不可以采用一些改变得少的乃至沒有改变的形式。假使我們改得比古人好，当然我們就用我們改变过的形式；但若改得不太滿意，那么适当地采用一些古人的形式也不是絕對不可以的。例如美術館門前的抱廈，清华建筑系的同學們就認為戴念慈同志設計的那个不够勁，想要改它，想改得它更新鮮更明快一点。我也跟他們在一起作了一番努力。但是由于時間的限制，我們沒有能够把它改到滿意的程度。因此我对于現在比較“老”的抱廈也不反对。历史事实証明，大屋頂以及我国古建筑的各个部分和各种构件就从沒有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我們几千年来就在不断地改进它。在汉阙中，敦煌壁画里，我們看到从两汉南 北朝以来，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大屋頂和各构件的样式都是在改变的。每个时代都有所不同。到今天，材料結構已有所改变，而美观上又有需要，我們就可以改它。但是，由于目前我們自己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限制，不得已而模仿一些旧东西，也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样的采用，态度是积极的，是和折衷主义的不假思索的抄襲搬用是有本質上的区别的。在文学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毛主席的文章里就用了不少的古詞汇，但它所表达的却是嶄新的思想內容。毛主席的詩詞，也大多是用旧形式，但是它們的內容却是充滿了革命的新精神。我相信，假使我們进一步努力，进一步發揮羣众的智慧，特别是那些青年人敢想敢干的智慧。今年还是比較“老”或者不成熟的东西，明年就有可能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我們在傳統的革新上是可以取得进展的。

我們承繼傳統的办法，应该是怎样的呢？对于遗产是應該怎样批判吸收呢？遗产和傳統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特别是就建筑來說，遗产是前人給我們留下来一些具体的东西；而傳統則是一些精神、风格、技巧、手法……等等。遗产具体地反映了傳統，而傳統則通过遗产而表达出来，留存下来（当然，傳統也通过世代相傳的匠师的手或者書籍，不断地改变，不断地发展而留

存下来）。我們今天承繼下来的建筑遗产和傳統，无例外地都是階級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都打上了階級烙印；同时这些遗产和傳統，又都是劳动人民所創造的，也必然包含着許多具有人民性的东西。那些具有人民性而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設有用的东西就是遗产和傳統中的精华。遗产和傳統中无人民性应该是我們批判的标准。

我們对于傳統的認識，不应局限于个别建筑物的形体和細部上，而且應該在平面和空間处理上去寻求那些建立在生活中习惯上的东西。例如昆明的房屋，大多是向东的；天津附近塘沽、汉沽一带的民居，都有南北通风的穿堂；广东的临街建筑都有騎楼，那都是在当地的气候条件下，由广大人民在生活中摸出来、創造出来的。这些都是具有人民性的傳統，而且是具有科学性的东西。

我們承繼傳統和吸收遗产的另一方面，是古代匠师在处理建筑中的艺术規律，从总体布置到局部的处理手法。在总体布局方面，过去我們只注意到宮殿，庙宇的軸綫和对称，而忽視了民間无数結合地形，因地制宜的灵活布置。这种結合自然規律的布局，在浙江、四川、山东、山西、云南、貴州等省山区，就有无数的例子。不在这里列举了。这些手法，不仅見于民居，而且无数寺观、府第也都如此。这种善于利用地形的优良傳統，是我們建筑設計中很好的借鉴。

又如在造园的艺术方面，我們也承繼了一笔极其丰富的遗产，其中体现了許多优良傳統。根据大自然的規律和人們审美的要求，历代造园的匠师也摸出了不少規律。他們知道什么样的山應該配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地方种什么样的树；什么位置上宜于建立一个亭子；什么样的地方又該造一座楼；什么样墙上开什么样的窗；什么样的窗子配什么样栏杆；什么样的院子墁什么样的地；等等，等等……这一切一切，都很值得我們研究学习。但这一切又應該怎样才能够今天在广大人民几十亩，几百亩的公园里适当地运用。对于这些我都是外行，只好請教于各位同志，特别是我的老朋友刘敦桢教授和綠化專家余霭文厅长了。

此外，建筑物所造成的气質也是我們遗产和傳統的一部份。这里最好用中国建筑和园林与日本建筑和园林为例，对比一下來說明問題。日本的建筑和园林，从南北朝起就不断受到中国的影响。从日本建筑实例上看，它的风格是跟着大陆上中国的形式发展的。日本的京都就是模仿中国長安城布局规划出来的。日本建筑也用斗拱、梁、柱、大屋頂。日本的园林也与中国园林一样，都是根据文人画家的山水画的构思的方法布置的。但是这两

个民族所表达出来的气质又是多么不同！总的說。中国的气质是粗壮雄偉，日本的气质，就比较细腻纤巧；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日本的建筑和庭园，象小盆景似的很乖很可爱。各地各时的创作都各有所长。不但我国古代的，就是日本或其他国家的東西，其中許多都是我們今天可以批判吸收的。

当然，上面所講的几点只是遗产和傳統中的几个方面，只是几个例子，由于時間限制，不預各再罗列講下去了。总之，从历史过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遗产和傳統中的好東西都是劳动人民所創造。这些都是經過了历史的提煉和淘汰，集中了劳动人民所喜爱而留傳下来的。我們今天承繼并运用遗产和傳統，是根据今天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在“适用、經濟、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觀”的方針的指导下，从广大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爱好着眼，遵照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論”和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以及其他著作中的指示，以历史唯物主义、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做的。我們的革新就是对傳統的革命。革新的目的就是使古为今用，使之对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有利。但是，由于我們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尽管我們的主观願望如此，我們做出的客观效果肯定地还是不够的。不过比起前几年來，我們的确已經有一些进步；特别是去年国庆工程开始以來，我們的进步是很显著的。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交給我們的任务，在这方面还需要我們更好地学习，做更大的努力。

我們要体会建筑物或是建筑物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一特征的人民性，那么应该怎样去找呢？我觉得首先要要求建筑师要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場，建立羣众观点，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广大工农羣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深入到羣众的生活里去体会他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羣众所喜爱的一般都是具有人民性的，是我們今天用得着的。我們过去的錯誤就是在于把自己那种统治阶级文人雅士的爱好强加于人民，不是做出咄咄逼人的宮殿庙堂，就是做出淡雅素靜到貧血的程度的東西。用这样的思想感情去看待遗产，那就只能抄襲搬用，根本談不上发展和革新，而只能是发展和革新的障碍。

很多位同志的发言中都提到地方风格的問題，我体会到这一問題的提出无疑地对民族风格之形成将发生巨大的、有利的促进作用。这是非常可喜的。广州的北园酒家是在这方面很成功的嘗試，是值得我們学习的榜样。

再談談材料技术与艺术的問題。不可忽視的是，新材料、新結構和新的施工方法对于傳統之承繼与革新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

面新的材料結構和技术已經使得原封不动地去做古建筑的翻版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条件也为我们創造了革新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广阔的前程。在国庆工程中，铁路車站和电影宮就是在傳統风格上結合薄壳結構的嘗試。一种新风格已經露出了苗头了。在这里，看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筑师在这方面的嘗試也可以作为我們的借鉴。日本有一些用住宅和大坂的一所学校建筑都相当成功的利用了鋼筋混凝土框架支撑的薄壳結構，表达了日本建筑的风格。大坂的学校很别致，沒有裝飾，只将在薄壳下挑出的梁头做成“綽幕”的样式，是相当成功的，与电影宮处理手法不无相同之处。墨西哥的一所剧院则运用了古代馬雅（Maya）建筑的特征，在一面大墙上用整片壁画做裝飾，下面开了一排的门。这和馬雅建筑上面整个墙面用雕刻裝飾，下面开门的风格很相似，我認为也是相当成功的也可以为我們借鉴的。

总而言之，我們强调的是革新，而不是原原本本的抄襲搬用。在徐水县，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在一些宿舍上就运用了当地砌磚的手法，做出了一些既有地方风味又很新鮮的檐口裝飾，并且也就是那些建筑唯一的裝飾。在設計过程中，我們参考了一些苏联的砌磚花样，但是主要的是去看老百姓民房上砌磚的方式。等砌到那个檐口高度的时候，我們就請公社的社員来一丁一順地一齐摆。摆到他們看着滿意了，就往上砌。可以說是富有地方风格又很新鮮的。同时我們也談到过清华土木系、建筑系一起搞的“蘆葦拱”。我們在白洋淀等地做了調查研究、发现当地羣众有用蘆葦做屋頂的傳統，并且了解到蘆葦具有相当的抗腐性能，同土木系的师生在一起搞出了一种“蘆葦拱”，也給予了适当的艺术处理。这也是我們在傳統的基础上革新，改造的嘗試。当然，我們改造、革新的努力还是不够的。但我們也可以說，我們已經朝这方向努力了，而且今后要做更大的努力。

附帶提提，有些同志对于“新而中”提出了意見。“新而中，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是我在討論国庆工程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來的。当时在两三分鐘的发言中沒有作任何解釋。我所謂“新”就是社会主义的，所謂“中”就是具有民族风格的。“新而中”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风格。”当然，这也是要“适用、經濟、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觀”的。要是有不对的地方还是請同志們指正。

（三）

最后我想，作为會議最后一个发言人，我可以占些時間談一談我这次來參加會議的感想。这次會議使我感到非常高兴。自从中国

建筑学会成立以來，我們已經開过不少次會了，我也得到机会參加建工部所召開的一些會議。当然，那些會議都給我們很大的鼓舞。但是总的說來，就有这么个问题，在过去的历次會議中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就是建筑艺术創作的問題。但从这次會議看来，每一位代表都解除了顧慮，解放了思想，摆出自己的观点，暢所欲言。我們之間也有爭辯，也有分歧，但是每个人都是心情舒暢的。經過几天的座談，我感觉到最基本的問題是解决了。我們的立場有了很大的轉變。我們明确了建筑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从同志們的发言里可以看出我們也多多少少地学会了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問題。虽然我們的水平有高低，但是可以看出每个人都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这是十年来党对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团結——斗争——团結的方針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这一次會議又一次証明了党對我們知識分子、对建筑事业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建筑事业的重視。党正在领导着我們一步一步地向过去几年来我們所攻不下的建筑創作这一堡垒进攻。我們可以說我們已得到了初步的胜利。这次會議的胜利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羣众路綫的胜利。事实証明：只要党一抓，事情就好办了。农民們常愛說：“听党的話，沒有錯”。我們这次會議所取得的这些胜利就是十年来我們建筑設計人員由反对党的話，不听党的話，逐步轉变到学会听党的話而取得的胜利。学会听党的話也不是很簡單的：首先，我們必須改变我們的立場，坚决地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場上來。听党的話就是在具体工作中坚决貫徹党的政策方針。但是学会貫徹党的政策方針也不是容易的。也許是老生常談了，但还是要說：我們必須学会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了解我們的任务，去解決問題。那就是說：我們必須学会在不同的条件下，全面地、具体地、辯証地去分析和解決問題。不这样，我們虽然主观地要求去貫徹党的政策方針也不可能正确地貫徹的。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大力加強我們对馬列主义的理論学习。

我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我相信这次會議对于全国的建筑界将要发生巨大的影响。它将推进我們的建筑創作向前飞跃一步。我們的會議就要結束了。我們每个人很快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我們建筑創作上成千上万朵的鮮花的苞蕾已經冒出头來了。讓我們怀着兴奋愉快的心情回到我們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用百花齐放的具体行动來报答党對我們的关怀，教育和期望吧！